

老大公報「閒評」鋒利潑辣

□百劍堂主

翻開這冊 1911 年的《大公報》，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那裡面的「閒評」，很精短，很鋒利，很潑辣，有時也相當幽默。它針砭時弊，諷罵官場，文字固然風趣，立論也不乏精闢之見，我想，如果那時候也有「雜文」這東西，這就是很好的「雜文」。

報壇軼事

手邊有一冊 45 年前的《大公報》合訂本，這在中國報業史料上，也可以算是古董了。距今 45 年前，亦即 1911 年，那一年，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因為那是清宣統三年，亦即滿清統治被推翻的一年——辛亥。打開這冊古董，看看幾乎半個世紀以前的新聞與其他文字，有些確實相當有趣。

英斂之題寫報頭

這一冊合訂本與目前的報紙合訂本大不相同，它是用光面紙印的，內文全部四

號字，所以每一個字有目前報紙上一欄標題所常用的字那麼大，看起來甚省目力。印的不是雙面而是單面，每一張摺成兩面，邊上有報名、報紙號數及頁次，有如普通的線裝書。高度足有十吋，煞像常見的「通書」。當時每日出紙三大張，每張六頁十二面。看報頭頁的價目表，本埠報價是每月小洋六角，每份零售二分。那時恐怕還沒有直接派報，所以報名下有「定閱報價先付，否則概不寄發」的字樣。那時的所謂「本埠」就是天津，《大公報》的館址是在「日本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這就是《大公報》的發祥地，一直到最近遷京之前，《大公報》的館址都是在這個地方。

我手邊的那本《大公報》合訂本還另

有一層史料價值，因為封皮上還有英斂之寫的報頭，英斂之原名英華，是旗人，亦即老《大公報》的創辦人之一。

針砭時弊諷罵官場

翻開這冊《大公報》，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那裡面的「閒評」，很精短，很鋒利，很潑辣，有時也相當幽默。它針砭時弊，諷罵官場，文字固然風趣，立論也不乏精闢之見，我想，如果那時候也有「雜文」這東西，這就是很好的「雜文」。我又想，如果香港《大公報》今日版面上能有類似的東西，擔保還是可以叫座。

現在我想做一下「文抄公」，抄兩篇在下面，加以標點，以饗讀者。當時報上不可能有標點符號，而且連「斷句」也是沒有的。此種「閒評」沒有題目，如果一天有一篇以上，則用「閒評一」、「閒評二」以別之，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下面是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的「閒評一」：

「英據片馬一懼，俄侵蒙疆一懼，葡佔澳門一懼，法侵滇南一懼，日本經營東三省又一懼。」

長公子充欽使一喜，少公子娶婦一喜，女公子出閣一喜，次公子納妾一喜，滿朝文武齊來上壽又一喜。

此老胸中忽而懼，忽而喜，正如十五個吊桶，七個上八個下，不知是好過還是難過。

然而揣度此老心理，究竟懼是假的，喜是真的，懼的是無關痛癢的，喜的是窩心着肉的。」

意義聲情妙筆生花

我讀此短文，極佩其刀筆。它的短短百數十字中，把「此老」罵得痛快淋漓，挖苦得到心到肺。其中把國與私，懼與喜，反覆使用，層層推進，筆法極之老辣。而頭一段的「據」、「爭」、「佔」、「侵」、「經營」等字，也用得字字不同，也字字斟酌，作者胸中須有豐富的字彙，才能臻此。



大公報於一九〇二年在天津創刊

下面是同年三月初三的「閒評二」：

「屢屢試產之新內閣，盛傳於今日發表。一般望治之徒，以為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撫送不負責任之舊軍機，歡迎大員責任之新內閣；今日何日，誠千載一時哉！」

然吾料內閣制度雖改頭換面，而內閣中之人物，除舊軍機外必無餘子，正如夏姬嫁申公，名為一對新人，實則雙雙舊貨，雖鼓樂喧天，盈門賀客，夫亦何樂之有！」

作者詞鋒銳利，字句鏗鏘，讀之一氣呵成，使人極之暢快。其中如「不」負責任之「舊」軍機，「大」負責任之「新」內閣，「一對新人」、「雙雙舊貨」，「鼓樂喧天」、「盈門賀客」等等，由他正反排比一番，意義聲情，不覺都更凸出生動，真妙筆也！

（摘自《三劍樓隨筆》，台灣遠景出版社）

張之洞攬才巧施美人計



史海回眸

甲午戰敗後，隨着李鴻章的失勢，很多人把矛頭對準了盛宣懷，遭到彈劾的盛宣懷處境艱難。

張之洞當時在武漢鋪的洋務攤子太大，創辦的漢陽鐵廠等一批廠子大都虧損，亟需啓用懂洋務的經營人才去扭虧為盈。這時，張之洞想到盛宣懷。

深知盛宣懷處境的張之洞，經過一番周密安排後，給盛宣懷發去電報，邀請他到武昌商議「官督商辦」之事，言辭頗為誠懇。盛宣懷見電報後，以回家給父親壽為名向李鴻章告假，登上天津開往上海的海輪。

盛宣懷平時不苟言笑，卻喜歡歌舞音樂、美酒女色。無聊的海上行程，讓他很懊悔未帶自己的寵妾同行。晚飯後，盛宣懷在船艙閒逛，只見一個二十來歲的絕色美婦朝自己嫣然一笑，讓他禁不住心動。經過一番寒暄，方知美婦是一戲班的藝人，藝名白玉蘭，準備轉道上海去漢口，探望戲班姐妹。

白玉蘭望着盛宣懷遞上的名片，驚訝不已，便誠邀「盛道台」去自己臥艙小坐片刻。之後，一個是久仰「盛道台」大名，一個是讚許姑娘美若天仙，很快便上演了一齣「鳳求凰」的好戲。

此後的幾天航行中，盛宣懷與白玉蘭如同沉浸於蜜月之中。海輪抵達上海後，迎接盛宣懷的是湖北藩台，而且是專門派一艘兵艦來接盛宣懷。盛宣懷雖有些受寵若驚，但還是鎮定自若地攜白玉蘭登上兵艦，住進了經過精心布置的豪華臥艙。

來到武昌，盛宣懷受到張之洞的盛情款待，除張之洞偶爾邀請他到總督府聊「官督商辦」事宜外，幾乎是日日宴請，夜夜笙歌。總督府專門安排一人馬侍候盛宣懷的起居、遊樂。住了十來天後，盛宣懷產生想回天津的念頭。白玉蘭聽說盛宣懷想走，百般勸阻，又將自己的藝妹白玉菊從漢口接來陪伴盛宣懷。這白玉菊比白玉蘭更年輕漂亮，能歌善舞，彈得一手好曲，盛宣懷一見之下，大有魂不守舍的感覺。次日，白玉蘭藉故去漢口演出幾日，將藝妹丟給「準姐夫」照料。這白玉菊更能吹「枕邊風」不時撒嬌，讓盛宣懷「留在湖北」。直到此時，盛宣懷才如夢方醒，知道這一路的艱難都是事先設下的圈套。在清朝，官員狎妓可被彈劾罷免。

盛宣懷終於留了下來。1896 年，盛宣懷幫張之洞接下漢陽鐵廠的爛攤子，開始籌辦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漢冶萍公司。張之洞則出面幫他化解彈劾一事，並保薦他擔任盧漢鐵路督辦大臣。1902 年，張之洞又保薦盛宣懷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盛宣懷終於死心塌地地跟隨張之洞，幫助他實現實業救國之夢。（摘自《歷史故事》2009 年第 4 期）

中國文物的一場浩劫

香江舊聞

1947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由鄭德芬、黃般若、潘熙三位文物收藏家發起，以中國文化協進會、中英學會主辦的「中國古代文物展覽會」在香港般咸道羅富國師資學院舉行。此次展覽之目的，在於了解、研究戰亂之後廣州文物的大致情況。展品主要由廣州的藏家借出，共集得文物一千多件。展出時，香港報刊紛紛報道，參觀者十分踴躍，被稱為香港空前未有盛會。

展覽結束後，藏家俱親攜展品乘搭「西安輪」返廣州。詎料該船啓航前一小時（4 日凌晨 4 時 50 分），船尾突然起火，瞬即全船濃煙密布，火光衝天。熟睡的乘客驚醒後，倉皇逃生者，均孑然一身。查此次火災，遇難者 127 人，失蹤者 30 多人，受傷者 30 多人。參展的藏家鄭芷湘、何冠五、莫元瓊、梁慧吾、鍾仁階、高燕如、黃般若、張谷離等，雖有幸逃出火海，然所攜之文物，除鄭芷湘救出所藏古銅印和沙壺、黃般若救出兩件古畫外，餘皆毀於大火之中。其中最珍貴者有：

宋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40 卷。

宋刊本《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8 卷。

元至大刊本《重修宣和博古圖》30 卷。

元刊本《九靈山房集》30 卷（明善堂安樂堂舊藏）。

明正統翻淳化本《後漢書》120 卷。

明刊本石室先生《丹淵集》40 卷（又拾遺及續編）。

明嘉靖刊本《東坡集》40 卷，後集 30 卷。

明嘉靖刊本《奏議》15 卷。

明嘉靖刊本《應詔集》10 卷，續集 12 卷。

明刻本《程氏》15 卷。

上述書籍，有八種為宋、元、明版之海內孤本。而古畫更有丁雲鵬山水人物花卉扇冊、元代黃公望《仙館倣金圖》及夏山圖軸、吳歷山水冊、王時敏青綠山水、王守仁畫軸等。

（摘自《文苑佳話》，香港商務印書館）

遊山玩水



赤坎古鎮

廣東開平的赤坎古鎮，有「廣東威尼斯」之稱。古鎮經歷宋、元、明、清以及法國殖民統治和民國時期，每個時代幾乎都留下獨特的建築風格，成為歷史印記。

赤坎舊建築很集中，在一條街上，古典民族風格、歐陸風格、南洋風格、民國風格，甚至俄羅斯風格的都有，簡直是建築藝術的博物館。

□懷舊堂主 圖、文

呂楠：我懷着謙卑之心

□王寅

，病房外的近景坐着一個老年女病人。照片旁的說明文字寫着：重病者病房裡 23 歲的女病人住院超過一個月，但她從來沒有離開過 13 號病房。

呂楠說：「她可以坐在那裡，也可以站在那裡，也可以趴在那個上面，她可以在房間裡的任何地方，而且事實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讓她的尊嚴顯現出來，只要她是歪七扭八地靠在這個門上面，我就不會拍。」

呂楠對待所有的病人都一視同仁，即使是最失行動和語言能力的病人。在一張照片旁邊，呂楠寫道：「天津的一家精神病院，她不會說話，是警察三年前在大街上撿的。她有破壞欲，醫院不能為她提供衣服和被褥。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她都是躺在地上，確切地說是躺在自己的屎和尿的混合物上。這些髒物一星期才會有人來打掃一次。」

呂楠拍攝這部曲的起因

是從拍攝精神病院起步

呂楠的三部曲之旅是從拍攝精神病院起步的，從

1989 年開始，呂楠前後走訪了 38 家精神病院和上百個患者家庭。每拍攝一個精神病人，只要條件和情況允許，呂楠都會進行面對面的探訪，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並作記錄，探訪時間一般不少於一個小時。通常接下來的拍攝會再花一至兩個小時。

有一次，呂楠在北京安定醫院拍攝，在一間病房外面，遭遇了一個強壯的病人，呂楠本能地用手護住頭，就在這時，那個病人卻向他伸出一隻手，要和他握手。在這一瞬間，呂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觸動，此後，在呂楠的心目中，再也沒有精神病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樣，也有喜怒哀樂，也有正常的情感。

在談到精神病院拍攝時，呂楠反覆提到的一個詞是「尊嚴」。廣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鐵柵欄做成的鐵門背後，雙手搭在鐵柵欄上

1992 年



拍照半年後，她死於這家醫院。」面對這樣的病人，呂楠按下快門的瞬間也是她挺直身子坐在沒有床墊的床上，而不會是歪歪斜斜躺倒的樣子。

拿十字架的老婦

耗時兩年完成的《被遺忘的人》雖然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但呂楠並沒有強調病人的痛苦和慘狀，而是以極其克制的拍攝手法，真實再現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態：「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後，才理解病人的想法：醫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裡面倒像教堂，像寺廟，像修道院，寧靜至極，安靜極了。」

彷彿冥冥之中的安排，精神病人系列的最後一個鏡頭，恰好是在教堂裡拍的，而宗教一直是呂楠想要拍的題材。

《拿十字架的老婦和羔羊》拍攝於陝西一戶農家，這戶人家有一頭小羊，每天下午四點左右，主人就會給小羊餵草。有時候忙起來，顧不上，小羊餓了，會用嘴拽拽主人的褲腿提醒她。呂楠看到小羊這麼可愛，就想拍幾張照片。老婦人手裡的十字架也有故事，老兩口原來是教徒，在「文革」中，老伴把十字架用泥糊在牆壁裡，連妻子都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文革」中已經不信任到何等程度了，連夫妻都互相不信任。

呂楠連續拍了兩個卷，感覺都不如意，正準備放棄，就在這時候，小羊突然側過頭去親吻了十字架：「兩秒鐘，最多三秒鐘，你可以看到牠真的在那兒親十字架。我能做到的就是讓老婦人別動。」

收割中的藏族姑娘

從 1997 年至 2005 年，呂楠每年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生活在西藏。

在呂楠有限的行李空間裡，除了膠卷、相機、望遠鏡、給藏族治病用的藥品，還有經過嚴格挑選的書籍和灌錄了大量古典音樂的 MD，這些包括歌德和巴赫作品在內的書籍和音樂是呂楠在藏區的精神支柱和力量的源泉。呂楠前後拍攝了四十多個村子，離鄉最近的村子，來回也要一



《收割中的姑娘》（黑白），西藏，2000 年

個多小時，最長的要花三四個小時。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風沙起來的時候，平地裡看不見人，耳朵、眼睛、嘴巴、鼻子、頭髮裡，沒有不是沙子的，小石頭子颳起來，打到臉上生疼。

在西藏拍攝，最大的難度在於要和環境天衣無縫，大部分時間不好處理。呂楠說：「一定要順光，不能有陰影。在強烈陽光下，西藏的莊嚴肅穆就出來了。」

《收割中的姑娘》拍攝的是秋收時節，一個拿着镰刀的藏族姑娘正在田裡收割。姑娘聽見有人在遠處叫她，回身張望，剛剛彈地而起的麥子在照片上還是虛的，姑娘脖子上的項鏈也在搖晃。等待了一個下午的呂楠，在最意料不到的時刻抓到了這個瞬間。類似的完美之作還有很多。

呂楠把這樣的照相稱作上帝送給他的禮物。但是，如果不是長年累月地蹲在現場，如果不是始終端着相機，如果不是和藏民有融洽的關係，如果不知道自己心裡要什麼，上帝的眷顧再多，也落不到呂楠的頭上。

（摘自《南方周末》）

張之洞巧施